

12.06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总第三辑)

8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蚌埠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

编 辑 凡 例

- 一、本选辑专收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撰写的文史稿件。时限：上起戊戌变法，下至文化大革命之前。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民族、旧社会的社会生活以及民俗、民风等诸多方面。
- 二、本选辑所收史料文稿，基本上是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以反映敌、友两方情况的史料为主。可以是蚌埠人写蚌埠事、外地人写蚌埠事，也可以是蚌埠人写外地影响深远的人和事。为力求再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来稿望尽可能做到不厌其详。
- 三、本选辑为内部交流性质的资料，所发文稿，作者仍可向省内外正式出版的报刊投寄，不属一稿两投之列。

目 录

留得英名照人寰

——深切怀念张叔友烈士……………张 威 朱百里
周 布 徐宏九 张力克 (1)

回忆淮河岸边的一支武装工作队……………吴 华 (27)

“国魂不死”

——辛亥革命淮上军总司令张汇滔生平事略及其他
……………侯鸿绪 (37)

神州魂

——辛亥革命田氏双烈传略……………宋岗梧 (52)

名著黄花 光昭荆淮

——辛亥革命烈士宋玉琳、程良传略……………赵家林 (66)

秋白家事……………瞿重华 (69)

忆周总理在重庆的一次演说……………刘 震 (80)

在陈毅军长身边……………余子迅 (86)

对二十八工作团的回忆·····	吴 韧 (99)
安徽“六二”学潮回忆录·····	王执厚 (105)
漫话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前期)·····	秦 羽 (109)
勤民小学琐记·····	季文禄 (123)
信丰面粉厂述要·····	雨 安 (140)
王恒昌中药铺寻踪·····	方立人 (148)
聚兴昌油厂·····	孟 超 (154)
篴匠街史话·····	周耀芳 (161)
马祥斌在蚌埠·····	史正礼 (166)
我为柏烈武将军诊病·····	强幼春 (170)
日伪蚌埠移风戏院冲突纪事·····	杨海青 (172)
蚌埠铁桥被炸内幕·····	张盛吉 (174)
蒋纬国的蚌埠行·····	成 士 (177)
张先正办“书店”·····	王瑞驊 (180)

留得英名照人寰

深切怀念张叔友烈士



引言

在由新四军战史
编审委员会编辑室编
印的大型机密文献
《新四军抗日战争

战史》一书中，附有一张团（科）级以上烈士英名录。关于张叔友烈士的情况，摘录如下：“姓名：张叔友 年龄：（缺） 部别：第四师政治部 职别：联络科长 牺牲（病故）时间：1945年被敌杀害。”自从1981年以来，我们陆续征得多篇原“淮办”老战士、原蚌埠地下党的同志以及与张叔友烈士关在同一监狱的难友写来的回忆张叔友烈士的文章，张叔友烈士的爱人、儿子也写来了介绍烈士生平的回忆文章，并且寄来了张叔友烈士写在狱中的诗

文、书信以及珍贵的史料照片多幅，对于了解烈士的生世、经历和崇高的品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烈士生前，性格开朗，多才多艺，深受同志们的爱戴，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挂指挥棒的人”。现在，我们把烈士亲属、战友所写的回忆文章，烈士写在狱中的部分诗文、书信以及照片数幅编成一组，一发表，以示对革命烈士无限景仰之情。

关于张叔友同志的生平简况

张 葳

张叔友，男，1919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父亲张开谟曾在汉口经商，叔友的童年在汉口度过。抗日战争开始后，他父母又由汉口迁回福州，现均已去世。张叔友兄弟姊妹五人，他排行第三，故名“叔”友。

1935年张叔友离开武汉到北平读高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为学校所注目。抗战开始前不久，由北京返回汉口。1937年底，参加了由平津流亡同学组织的“武汉华北宣传队”，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7月，党组织调张叔友、张葳、张育品（现在浙江省剧协工作）三个人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敌演剧队第六队”去工作。当时周恩来同志是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是第三厅厅长。那时共有十个演剧队和一个孩子剧团，我们队简称“抗演六队”。

1938年9月初，抗演六队和四队都被分配到当时的五战区去工作。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五战区的司令部在湖北麻城县的宋埠。九月十八日，正当我们几个队（六队、四队、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和青年剧社）准备联合演出大型话剧《台儿庄》的时候，突遭敌机大肆轰炸，宋埠顿时变成了废墟一片。四队和二队各有一名同志负伤，六队的惠新志同志当场牺牲了。



前排右起第二人为张藏。

后排右起第四人为张叔友。

在长江沿线战况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五战区的长官司令部决定西迁去襄樊，这时六队的党支部书记王泽久同志（现在国家物资局工作）曾去见到周恩来同志，组织命令我们抗演六队要深入敌后到大别山二十一集团军廖磊的部队里去。

在此关键时刻，是到敌后去，还是到大后方去，是对每一个队员的考验，队员们的思想斗争极为激烈。一部分家在大后方和一些害怕敌后斗争环境艰苦的同志坚决要返回汉口去，这时叔友等党员同志在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说服动员工作，争取那些曾经动摇的同志留在六队工作，坚持到敌后去。六队产生了分化，大部分同志回武汉去了，只剩下十几个男同志和四个女同志冒着敌机



张叔友烈士全家照片，
中间站立的小孩即张叔友。

的轰炸，迎着往西去的国民党溃军坚毅地离开了宋埠到了红安（原名黄安）的七里坪，第一次见到了当年苏维埃根据地的红军。我们听郑位三和其他老同志向我们讲了鄂豫皖的斗争，真正踏上了走向敌后的征途。我们穿过麻黄公路，爬山越岭走向大别山，直到今天的金寨（原名立煌，是当时安徽省政府的所在地）。1939年春天，我们又横贯安徽北部到达皖东北的泗县，经过一番整顿，又经苏北、鲁南，到达沂水县内的鲁苏战区司令部。司令长官是于学忠，部队系东北军。一路上，我们坚持做统战工作，在东北军里，我们深入部队演出并教士兵们唱歌。张叔友同志是最活跃的一个，同志们往往笑称他为“挂指挥棒的”，不论是行军还是休息，一根张叔友同志自制的指挥棒，总是挂在他的腰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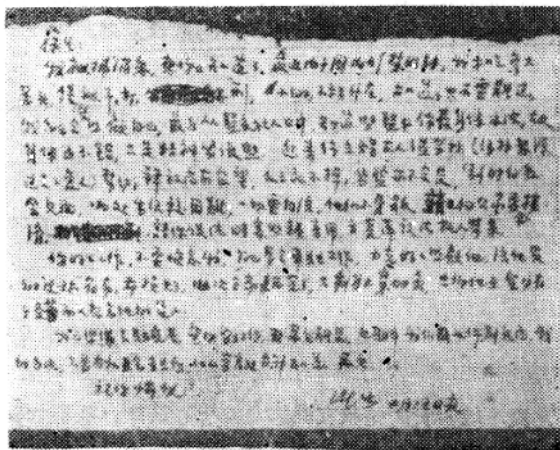
皖南事变后形势日趋紧张，给我们这些在敌后从事文艺工作，实际是统战工作的同志带来极大的困难。鲁苏战区政治部国民党复兴社的特务们，千方百计地想打入“抗演六队”的内部。他们先是要派一名“指导员”来，后又利用威胁利诱种种手段分化瓦解这支队伍，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不仅没有一个同志动摇，大家的斗志反倒愈发坚定了。在这种情况下，鲁苏战区政治部通过重庆下了一道命令“抗演六队就地解散”。党组织命令我们分头撤退。我们不能直接贸然地到解放区去，只有绕道敌占区才能转到解放区去。因为张葳的家在北平，就与张叔友同志化妆回到了北平家中。先后到达北平的还有吉凯、秦霜和张育品五位同志。张叔友和张葳在北平住了一个月，在九月份到达淮北根据地。组织关系也由山东分局经华中局转到了淮北区党委。

到达淮北后，张叔友同志被分配到淮北行署教育处社教科工作，后又调到淮北青救总会工作（和徐宏九同志在一起）。

1942年淮北三十三天反扫荡，实行精兵简政。经组织决定，张叔友陪同张葳和刘瑞龙同志的爱人江彤同志到北平去。此时，我已隐约知道张叔友同志担负着地下工作的任务。1944年，张叔友同志被调到“淮河办事处”去工作，住在泗五灵凤县的小圩乡。因系保密工作，详情均不知道，只知叔友同志常往敌占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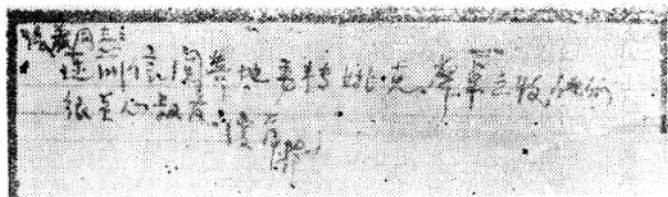
1945年日本投降前，叔友同志又出差了。他还没有返回来，报上就正式公布了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时，根据地与外地的交通已很困难。过了好久，组织上才通知我，叔友同志在蚌埠被捕了。据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当叔友从南京返回蚌埠时，蚌埠已为国民党军队所占领。他们在蚌埠一时难于返回根据地，却被叛徒杨俊发现了。于是叔友同志被捕了（关于杨俊，他是五河县杨家庵子的人。1939年夏天，我们在皖东北工作时认识他

张叔友烈士狱中致张葳同志书手迹



的。杨俊那时是我党领导的“抗日剧团”的团员。他个子不高，头上长疤，我们离开皖东北后不知杨俊何时投敌了）。叔友同志被捕后，组织上曾与他保持联系，我并且接到过他从狱中写给我的信，大意是曾受酷刑，希望我能坚强并照顾好孩子。最后一封信上他说敌人打算把他押解到河南漯河去。后来解放战争开始了，我们与蚌埠地下党的联系也断了。解放战争期间，我在三野政治部文工团工作。原新四军四师的联络部长吴宪同志和“淮河办事处”的负责人徐崇富同志都在三野政治部工作，我曾多次向他们打听叔友同志的消息也毫无下落，大家都估计他已壮烈牺牲了。

叔友同志为人诚恳热情，心怀坦荡，平易近人。他酷爱音乐，并吹得一口漂亮的口琴，常常为大家独奏，深受欢迎。他又能独唱，并担任指挥，特别在教群众唱抗战歌曲的时候，不论是对待士兵、农民、青少年、儿童，他都能根据他们的特点，循循善诱，教得生动活泼，颇得群众爱戴。



张漫萍同志（当时淮办负责人）致张蔚同志书手迹

更难能可贵的是叔友同志对党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党指向哪里他就战斗在哪里。根据他个人的爱好，他是愿

意一生从事音乐工作的，他曾幻想过有大的乐队，合唱队，能在解放后的大剧场里演出，也能分成小队深入工厂、农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但是党需要他去从事他并不熟悉的地下工作时，明知山有虎，他也毫不犹豫地挑起了重担，直至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6岁。

（本文作者张箴同志是张叔友烈士的夫人，现在文化部电影局工作。）

张叔友同志被捕前后

朱百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各种接收人员、特务拥进了蚌埠市去发财。当时我淮南、淮北新四军部队亦逼近蚌埠市周围。市内政治情况复杂、紧张，社会秩序混乱。我们当时工作亦相当紧张。

记得是年九月下旬一天上午，张叔友同志（当时是我军区联络科长）身穿灰色西服到我处见到了我，我向他汇报了当时蚌埠情况后，他向我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并说他要到南京去一趟，约定我明天到火车站附近东方旅社找他再谈一次。第二天晨，我和敖玉亮同志两人去东方旅社找他，旅社人员说他已经走了，我认为他可能乘火车去了南京。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吴彻等同志正在我家研究工作，

忽然来了一名警察到我家找我，说我小学的同学名叫张叔友，受人陷害，扣留在警察局看守所内，无衣无钱，想见见你。我当时拿了自己几件单衣和一点钱给他，托他带去，并说我明天去见见他。警察走后，我们立即研究了一下，决定马上向组织汇报，同时去看看叔友同志。为了以防万一，我把情况告诉了陈锦龙、李振友等同志，让他们做好一旦情况变化的应急准备。

第二天早晨，我买了些香烟、礼物，去当时的国庆街警察局看守所。我向伪警送了礼物，说我和张是小学同学，进去后见到了张叔友同志。叔友同志心情激动，说自己无辜，受人陷害，要我告诉父母放心，几天问题弄清了就回家。我要他保重身体，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帮助。我回到家后和几位同志又研究如何营救，大家认为最好听候组织上指示（已向组织汇报了），当前要提高警惕，注意动向。不几天组织上来信了，要我立即返回向淮办汇报。临行时，我找来了敖玉亮同志，要他再去看守所一趟，告诉张叔友同志父母知道了，让他放心。敖玉亮同志也是很忠实的同志，我走后，敖亦去看看守所一趟，虽然情况危险，但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我回到淮办，向组织上如实作了汇报，组织上首先表扬了我对遇难同志的感情、勇气，同时也适当地批评了我缺乏斗争的经验。又说组织上已经知道了，是一个叛徒的出卖，要我立即断掉和张的联系，由组织上另行派人和张联系。并指示我立即转移，必要时马上回部队。

我带着组织上指示回到白区，向几位地下党同志传达研究，决定我撤出转移到西门渡教书。我在清真小学位置由吴弼同志介绍胡志家同志顶替。由于叛徒告密，张叔友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转到徐州集中营后牺牲。

解放后不久，姚克同志到我处看我，谈到了张叔友同志。后来，我又见到当时和张叔友同志关在一起的周布，听他说了张被捕的经过和在狱中的表现。

据说，张叔友同志当时在蚌埠大马路遇到了叛徒（叔友同志在根据地任青抗主任时认识的，这个叛徒后进入了临泉指挥所），叔友同志被搞到临泉指挥所关押。当时蚌埠是桂系天下，桂系蚌埠警察局又把临泉指挥所大小特工都捉了去，张叔友同志也被抓了去，关在伪警察局看守所里。张叔友同志被捕后，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安然无恙，这证明了张叔友烈士是坚贞不屈的好同志。

狱 中 纪 事

周 布

1945年的9月下旬，抗战胜利之后，我因为在沦陷区的蚌埠私立蔚成中学任教导主任，所以受国民党接收团审查，失业在家（接收团长韦永成，负责文教接收的是朱卓人）。一天夜里突然来了七、八个警察局刑捕队员，出示局长廖铁铮手谕：

“将匪徒周少仲逮捕法办”。当夜我被押在蚌埠市警察局候审室，天明即押送到国庆街北头警察局看守所第四号室。当时室内已先关押二人，彼此皆不相识，只是默坐。翌日听到街上鞭炮声，亦不知是庆祝胜利还是庆祝双十节，看守们亦在饮酒作乐，我们三人以“难友”身份各述情况。

温宗林是抗战后期临泉指挥所的一个小头头（特务外围组织，军统、中统不了解），属地方势力，趁抗战胜利之机转移

到蚌埠，想借此捞一把，机关设在蚌埠大马路。当时安徽是广西的势力范围，属桂系李品仙属下，岂容别人在桂系眼皮下捞劫胜利财富，于是蚌埠警察局出动刑警，钻进临泉指挥所的巢穴，一网打尽，全关在警察局看守所，温宗林即被捕的十几人之一。

另一难友名叫张叔友，当时在我记忆中是另外还有一个名字，我们三人在一室，彼此不大谈心。

临泉指挥所同桂系的矛盾，仅是肥狗与瘦狗的矛盾，经过主子出面交涉三、五天时间，这批临泉系的“犯人”便全部放走了。这时便剩下我和张叔友二人同关一室。张得知我的未婚妻在清真小学，便说他有一友人叫朱介寄在清真小学，如果我能自由，请捎个信给朱。由于关在狱中，两个人或下下棋，或唱唱歌，他教会我两个歌，一个叫《牧童谣》，一个叫《茫茫的西伯利亚》，因为关在一起天数长了，彼此就有了感情，逐渐地也相互有点了解，才知道张叔友是被朋友出卖，在蚌埠被临泉指挥所逮捕，临泉指挥所又被桂系抄了巢穴，张叔友便成了囚中之囚，至于当时张的身份、任务是什么我一概不知。因为我当时虽然教书，却是一个职业球员（凭自己的球艺和人家订合同，每赛一场多少钱），谈到江湖义气，可以赴汤蹈火，至于什么党、什么派对我毫无兴趣，所以不久（约十天左右）我被召去庭训，叫我写保证书一张，内容是：“一、从此不得上球场比赛；二、不同来历不明之人交往。”另外加上蚌埠市二家店保（稻香村食品店、刘氏兄弟洗衣店），我就被释放了。我回到看守所取铺盖时，见张叔友铺盖单薄，便将我的毛毯相送，他向我握手表示祝贺自由时，交我一信，要我当日送交给朱介寄。朱是我江淮中学同学，同我未婚妻又同在一校，所以很快便将信交给朱本人，以后情况我就不了解了。

（本文作者现任合肥工业大学讲师）

忆 张 叔 友 同 志

徐宏九

张叔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六年了，每当我想起他时，他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我最初认识张叔友同志是在淮北地区的淮北中学。那是1942年，我与几个同志创办这所中学已经一年多了，我除任该校党总支书记外，还兼教一些课程。叔友同志和他的爱人张蕙同志来边区后，叔友同志即被分配在边区青年救国会工作，他是该会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因工作上的关系也兼任一些青救会的工作。叔友同志因擅长音乐，也在学校兼点儿课程，因而我们俩不论在工作上或是个人交往中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

叔友同志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宽宽的肩胛，一眼望去是个十分健康和乐观的人。他精力充沛，勤于学习，浑身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他对人热情，象一团火似地关心和体贴同志。记得有位在青救会工作的同志，因恋爱问题弄得十分苦恼，而叔友同志不顾及白天的工作疲劳，陪着那个同志，从晚上一直到深夜在野外漫谈散步，以帮助他打通思想，解除烦恼。在日常工作中，他接触的事务较多，但他思想敏锐，作风果断，工作效率高，可以说在青救会的工作中，他是处理问题最多、最快，又是十分周到的。在学校中，许多学生喜欢找叔友同志谈问题，请教问题，而叔友同志对这些青年同学更是爱护备至、培育有加。许多同学反映，张老师不笑不说话，有什么问题一经

张老师指点，就都完全解决了。

叔友同志的组织观念比较强，对边区党委、青救会党组织以及淮北中学党总支的决议、决定等，他都是坚决地、无条件地执行。对工作分配上，从来没讲过价钱，只要一声令下，背起背包就行动。从组织上派他到蚌埠搞地下秘密工作，直到最后为党牺牲，就是他的这种优良的作风，坚强的党性的最生动、最具体的表现。

叔友同志在音乐和指挥方面造诣极深，他能作曲谱歌，能登台表演，且具有音乐指挥才干。他在淮北中学，不仅担任音乐课的教学工作，而且还出色地组织了青年学生的文艺活动，活跃了这些青年的课余生活。许多在淮北中学学习过的学生们，虽然已年逾半百，但一谈起叔友同志来，都是个个称颂，怀念不已的。

叔友同志是全国解放前在蚌埠搞地下工作时牺牲的。我在1949年月××日蚌埠刚解放不久，即进入市区搞地下关系接收工作。当时曾写过一首诗，解放后为悼念叔友同志，又写过一首词，现在一并写在下面，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语吧！

一、庆蚌埠解放及进军南京

淮海大捷胆气豪，	千里旌旗日月高。
为有热血除政弊，	敢抛头颅换王朝。
鬼域苍生伊胡底，	边区黎庶乐燕陶。
簞食壶浆迎师日，	遥祭先烈渡江涛。

二、悼叔友同志

洪泽湖畔喜初见，	年少英姿翩翩。
春风送暖润心田，	细雨催桃李，

琴声里的怀念

——怀念爸爸张叔友烈士

张力克

每当孩子扑进我的怀抱，亲热地叫着“爸爸！”每当看见父亲的遗像——聪慧的大眼睛，忠厚的嘴唇，诚挚的微笑；每当看见父亲遗留下的充满革命激情和殷切期望的诗篇“狱中吟”和书信；每当我提笔写下一个个音符，仿佛听见爸爸在远处又吹响了动人的口琴；这一切的一切都引起了我对爸爸——张叔友烈士的深切怀念。

人的感情也真奇怪，尽管爸爸离开我们快四十年了。他被捕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婴儿，连父亲的模样都记不得，但我总觉得似乎和爸爸在一起生活了很久，他的音容笑貌仍是那

花开艳阳天。

军令宵颁人去急， 为党任重道远。
留得英名照人寰， 故人令我忆，
每思泪泫然。

（本文作者系“淮办”老战士，曾任北京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驻外文化参赞等职，现负责《老战士诗文选》、《新四军老战士通讯录》编辑工作。）